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九回 醉如泥侍兒承錯愛 甘如蜜衣匠表深情

原來金素雯本名素雲，因寶和里有野雞阿金，名叫素雲，故改名。今年已三十一歲，係洞庭山人，祖上向種楊梅園。父母早故，兵燹後家遭劫火，片瓦無存。素雯倚托一個親戚，居住金陵，不意親戚又死了。素雯病了一年有餘，無可奈何。恰巧親戚的鄰居祝媽媽來望，並索所借之款，素雯無以抵償。祝媽媽有個親戚，是在熱水船跟局的，遂同他思想一個方法來叫他走了這條路。素雯從此入了花月場中，年紀雖大，頗有俠氣。說話不肯讓人，酒量極豪，十斤八斤，可以去得。最擅長者，惟搏戰，任是糟邱名士，酒國將軍，到了他手裡，十拳即贏八九拳，卻又規規矩矩，並非花拳。旁人問他何以能夠必勝，素雯道：「搏戰再怕生拳，但看他伸指十餘次，便知其所長在何處，所短在何處。我的拳故犯故避，令人不可測度，心到眼到手到，則自然勝了。」所以別人起一個雅號，叫他是女劉伶。凡在別人家席面上，總是不肯讓人，必定屢使席中人喝醉了，他方有趣。伯琴將素雯之事，說了一遍，眾人方才知。那知三是最喜弄鬆別的，聽了這些話，向伯琴說道：「我卻不信。嚴伯琴笑道：「你不信，嚐嚐滋味，方才知呢！」知三因笑金素雯道：「你這個女劉伶，恐怕是有名無實。我同蔚仲、蘭生等，酒中後八仙，你敢同我較較麼？」素雯聽了，微微含笑，鼻裡哼了一聲，知三笑道：「可知道是女將軍退避三舍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他要怕你，哼哼！你快些藏拙去罷！」素雯只是掩口而笑，伯琴道：「你為何不發一言？」素雯笑道：「你的好朋友，喝醉了，覺得不雅相。他若有幾個人幫幫忙並我一個，我方肯出手。」那邊蘭生的局，是小連珠，他的丫頭佩纜，酒量也是數一數二的，且席面上雖大杯小碗，皆一飲而盡，又不吃菜，又不吃果，名曰白龍掛。他素知素雯酒量好，卻未與他較過，今聽得素雯激怒，知三須要有人相幫，方肯動手，仲蔚便接嘴道：「我幫你五杯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也幫五杯。」素雯道：「你兩人十杯，叫知三共打幾杯呢？」知三道：「打二十杯內通。」素雯道：「也不要弄這個台了，我獨飲二十杯罷。虧你是酒中後八仙，這等小杯，五十杯也打不滿。」知三道：「就五十杯，仲蔚、蘭生多替我五杯，誰人再替我十杯，我便放膽了。」此時佩纜已恐不得，便道：「舒老爺你也不用仲蔚幫忙，你但請你燕姑娘幫十杯，你也喝十杯，其餘都我來喝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我的姐姐好。」於是便喝起酒來，知三又道：「五杯，素雯須一人打完，自打自喝別人不得助他。」素雯笑道：「只怕你不許我打完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怕你做甚？」於是大家飲畢，素雯與知三打起來。只聽得手釧鏗鏘之聲，一回子打完，素雯卻只輸了五拳，只喝五杯。知三、佩纜心中不服，因道：「金姑娘這等好拳，我終不行，請拿大杯來，同金姑娘打一拳，喝一杯。」伯琴又激道：「免了罷，班門弄斧尚不服人，喝醉了，教姑娘不好意思。」燕卿笑道：「我為什麼不好意思？誰喝酒誰醉，與我何干？只是素姐姐的拳，是萬人敵，弗要太高興，醉了鬧出話靶來。」介侯道：「素雯若肯做莊家，我同你搶三罷。」原來眾人中的拳，介侯最好，故敢說這話。素雯笑道：「算了，恐怕你們都不能喝酒。」知三道：「你若擺通關莊，每人搶一個三，便就我們八個男人算，加上佩纜一人，先用九大碗，然後我們來打你。」素雯道：「用什麼大杯？」知三道：「我見燕卿有十個套杯，就取這個最大個。」燕卿道：「我有兩只玉斗在那裡，舜華你去取來！」舜華遂去文具櫥裡，取了兩個方玉斗。只見潔羊脂玉，大可容半斤。仲蔚笑道：「這個太大。」聶士道：「這個我喝了三斗，便不堪了，知三一心要醉。」素雯便道：「這個甚好。」聶士道：「素雯須先喝幾斗，我們同你打。」素雯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小孩兒，任你哄我喝。這小九九杯，倒也平常，回來你們不和我打，我倒白喝了。」知三道：「他人不和你打，我一人來打。」素雯笑道：「我只是不信，須請一個人保一保。」佩纜道：「我來保。」素雯道：「你是舒老爺一路的人，我不信。」介侯道：「我保你飲了，我先來打一斗，須打勝了方交代。」素雯道：「果真麼？你就白賴我也不怕！」說著便命小丫頭斟酒，喝了九大斗，卻並不用下酒的東西。眾人看了稱他神量，於是介侯第一個開手。介侯喝了兩斗，方打勝一斗。蕭雲坐第一位，因與素雯接打，蕭雲的拳，也是名手，連喝了六斗方勝。眾人酒量雖好，見了也膽怯了，便道：「都是知三弄出這場禍來。」知三道：「你們不敢打，卻我來包打。佩纜你須幫我飲酒。」佩纜道：「你一斗，我也一斗。」於是知三便與素雯開手，初次一斗，卻是知三贏了。九斗共消去三斗，豈知接連竟輸了八斗。知三、佩纜飲興甚豪，分喝了。接連又輸了兩拳，也都喝了。又連打去，兩半還剩五個搶三。蘭生代打一斗，卻又輸了四斗。介侯看了不服，與素雯接打，也輸四斗，反被聶士贏了去。眾人令聶士接打，又輸六斗，此時眾人皆通飲。除九人之外，並言明不許以外之人飲酒，至是眾人皆不敢打。知三道：「還是我來。」於是又和素雯接打，又輸了十斗。方才贏和一拳。尚有三拳，時眾人皆有酒意，不敢飲了。知三嚷道：「你們沒用的忘八！便醉死了，也值得什麼。」佩纜道：「他們不喝，都是我二人喝。」知三於是又同他打，又輸了六拳，二人喝了。蘭生道：「素姑娘的拳真了不得。」仲蔚道：「莊外又輸了四十四拳了，僅打勝他六拳。」時佩纜滿面飛紅，腦筋中覺得有些突突的跳。」知三道：「我和金姑娘講，我要一齊打三斗了。」素雯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從新打起，每拳三斗，輸了兩拳，知三、佩纜同喝六斗。兩人酒量雖好，至此也不能支持。知三漸漸糊塗，又與素雯打。又輸兩拳，此時佩纜已忘其所以，搶來喝了。到底蕭雲解事，勸令不要打罷。素雯、知三那裡肯依，又打一拳，輸了。時佩纜尚搶了一杯要喝，蘭生見他醉了，連忙替喝，佩纜不依，彼此相奪，把這酒潑翻一地，連衣服上都漬了酒。這邊介侯又替知三，卻又贏了一個搶三。勝了兩拳，又被聶士贏了一拳，只勝了一拳，看見知三已兩眼直瞪，聶士又輸了一拳。知三還要取來自喝，伯琴看他醉得無可如何，因替了一斗。此時佩纜覺得天旋地轉，勢將要吐。把身一歪，卻倒在蘭生懷裡。蘭生怕他吐出來，連忙抱好，將佩纜的頭扶開，向著空地。佩纜哇出一聲，果然吐了出來。幸虧預為防備，未曾吐污衣服，小連珠搖頭道：「如此好勝，終白吃苦。前回在陸蘭芬席上，也吃得大醉，不過未吐，今番更利害了。」燕卿一面吩咐小丫頭，打掃地上，一面令人安排知三臥好。此時已是十點半鐘。蘭生道：「佩纜叫我如何呢？」燕卿笑道：「放心，我也在外房收拾一榻，令他睡去。小連珠妹妹，可先回去，等佩纜醒了再來。」小連珠道：「他有小房在德鄰里，送他去便了。」仲蔚笑道：「蘭生你送他去，還是著實些。」蘭生本來深抱不安，聽了這話，便道：「送他去倒也平常，只是太和里在何處，便尋得了他醉了也不能說話，尋到那間屋裡呢？」小連珠道：「我媽知他住處的門牌，你一面送他到太和里口，等著，差一個人到我那裡一問，便知道了。」小香道：「倒也說得是，只是蘭生不認得德鄰里，我和你一同送去。」月仙道：「你又要去了，誰要你忙？」月紅道：「姐姐要同姐回去，姐夫不許走。」仲蔚道：「我認得德鄰里，我同蘭生送去。」蘭生道：「都不用你們忙，我獨自送去，我帶來的松風，大約知道的。一回便叫松風上來，告明緣故。」松風道：「德鄰里，在東華里後面，有東西兩弄，我都認得。」蘭生大喜，便命他叫一輛妥當東洋車，命兩三個小丫頭抱著佩纜登車。只見身軟如綿，一無知識。蘭生與松風步行，護著，轆轤而去。

此時樓上席散，小連珠獨自坐轎回家。月仙姊妹，逼著小香同去。范文玉、謝秀蘭也都回去。素雯笑道：「奉椿尚未打完，你們幾許人打我一個倒反醉了真也笑話！」伯琴得意之至，笑道：「你的酒量拳法，超凡入聖，真是可愛。你看他們醉到如此，便是我們也醺醺得緊，娘子軍真是怕人。」介侯笑道：「素雯不但席面上工夫去得，恐怕臉面上的工夫，你更要怕呢？」素雯罵道：「滑油嘴，再有一個搶三，我和你打。」介侯道：「我卻不敢，存存眼罷。」仲蔚道：「時候到了，酒也到了，快喝稀飯罷。」於是上了稀飯，素雯見此光景也先走了，還叮囑伯琴：「停一會來，我有句話。」說著上轎而去。介侯等吃了稀飯方去。伯琴、仲蔚身方出門，只見松風已趕過來，仲蔚問他如何，松風道：「已尋著了，大爺現在服侍佩姑娘安睡，少會便要來住。二少爺號裡恐怕時候太晚，不能回去的緣故，又怕老太太，他叫我回去送信，說二少爺再三留著，所以不能回來了。」伯琴道：「很妥當，我要到金家去，你到靜安寺去罷。」松風遂重到燕卿處，取了轎飯錢出來，買點心吃了，自去辦事。伯琴、仲蔚各到所歡處去了不題。

且說蘭生、松風護著佩纜，到了德鄰里，暫時等著，命松風趕到小連珠家探問。方知佩纜住在南北弄第十一號門牌，成衣店隔壁樓上，佩纜住的是一樓一底，另有石庫門出入，也可以在成衣店內出入。樓下客堂後邊，一榻之地，有王媽媽同住陪著。佩纜是出房金的，日裡在各處梳頭打雜，晚間回來。王媽媽五十餘歲的寡婦，與佩纜皆術濱鄉間人，素本鄰居，人頗老實，故佩纜容他

居住，連鎖鑰也不防備。有時差他倒水買物，王媽媽但得閒暇，亦奉令惟謹。這小房子在成衣店轉租，另有小門出入，門上用西洋卷鎖。佩纒平日與王媽媽各執鐵鑰一枚，以便啟閉。松風往報蘭生，一面命車夫將車拖入，因上下太高，蘭生同松風將車扶起，方能拖至門前。看石庫門閉著，果然是十一號。松風便到成衣店問信，告明緣故。原來成衣店主叫阿和，年紀不上三十歲。平日見佩纒進出，又鋒芒，又年輕，又標緻，心中日日思想。無如佩纒已有姘頭，貓兒聞腥，不能到手。雖佩纒做人和平，然見阿和眉目傳情，已知道不懷好意。因為二房東面上，不肯過事矜莊。有時也和他搭訕幾句，阿和聽了，如奉綸音。佩纒卻落落大方，自定主意，他的姘頭姓蘇，雖斯文中人，而最好賭博。在六馬路教個小學生，所有開銷，皆是佩纒貼贈。無如銀錢到手，便到虹口，須赤手方肯回來。佩纒有時勸他，他反裝出男人的勢派，管起佩纒來。更兼生性多疑，以為佩纒別有外遇，佩纒遂十分不喜，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我不過要學習學習文字，多識幾個字，你吃我穿我用我，倒要管起我來了。你自己想想，一年教書，能有幾十千？還要寄到家裡，我是你的什麼人，就是明媒正娶的，我也不要你管。你要管我休想！」就是這日起，常常反目，佩纒十分討厭，自怨自艾：我佩纒自命也非無情，何以總難遇著情人呢？這日蘭生送佩纒去，卻自大門閉著。到成衣店一問，那王媽媽尚未回來，側門鎖好，不得鑰匙。佩纒醉了，鑰匙也不知放在何處，幸虧阿和要好，說道：「我去尋王媽媽來。」說著如飛的去了，停了一刻多，阿和取了鑰匙先來說：「王媽媽隨後就到！」一面便同他開了門，飛步上樓去，點著燈，再到下面，王媽媽已到，蘭生、松風、王媽媽、阿和，四個人，將佩纒抱上樓來，蘭生看下面小坐處，起掛了幾許單條字畫，一副對聯，一軸天官。及到樓上，見潔淨異常，收拾得十分精緻。房後隔去兩架，為更衣之所。房內一張寧波新式黃楊嵌花樞木牀，兩旁六張單靠椅子，幾張小方茶几。西南角裡，一張半舊的小榻牀，南面靠窗。一張桌子，兩只藤椅，排在兩旁。東壁一張藤牀，一頂寧波衣櫥，上邊疊著兩只大皮箱，一只小皮箱。又有幾許家用雜物。蘭生也不暇細看，連忙命王媽媽將牀上略略收拾，把佩纒輕輕抱到牀上，即命松風回去送信，蘭生說：「我一回就來，今天恐怕要住到二老爺那裡，你回到二老爺處，便到家裡回老太太說，二老爺留著過夜呢，不能回來了，你明早便到二老爺那裡接我。」松風奉諭便去不題。蘭生既將佩纒睡倒，先將佩纒的鞋子脫了，恐怕醒來，要用馬桶，便命王媽媽看看乾淨不乾淨。王媽媽去一看，說：「用污了，趁此夜裡巡捕少，我去倒在跑馬浜那邊。」說著便提桶自去。蘭生又怕佩纒醒來，要喝茶，便命阿和泡了一壺兩前茶，把雞鳴爐生了炭壑。又命預備金勾珠酸白糖醒酒湯，一面把佩纒頭上所戴的水仙花拔下來，用清水養著。又把兩枝翡翠茉莉簪拔去，又將鈕釦上一只小金錶解下。手指上的四只金鑲方寶石玫瑰紫藍寶石嵌的戒指，及手上的兩個金包風藤繩子退下，一齊都放在牀邊梳妝台抽屜裡。又將身上的全鑲灰鼠元縐馬甲，墨醬寧網灰鼠襖，輕輕的脫卸，折疊好了，放在藤交椅上。再把枕頭排好，把頭髮理順臥好，然後把一牀錦被攤開，輕輕的裹好，把梳妝台上的油燈點著安排妥帖，心中十分舒服。

時阿和架擦洋燈、泡沸水、燒炭壑、掃地買稀飯，和吃稀的油鬆豆腐、乳醬菜，王媽媽滌溺器、揩桌凳，十分忙著。蘭生此時無事，點了紙吹吸水煙，看壁上掛著幾條仕女的畫，柿青金字細楷單條。妝台後一幅楊太真出浴圖，兩條琴對，是溫州竹嵌的。一會兒阿和燒好炭壑，把茶和醒酒湯溫著，蘭生吸了幾口煙，聽得壁上的掛鐘，當當的打了十二下，蘭生一看表上，這自鳴鐘，卻快一刻，連忙把鐘錘把定不走。回看佩纒酒氣薰天，合眼睡著，自己覺得有些餓，喚王媽媽上樓安排些稀飯吃了。剩下的一碗，還擱在灶鍋裡。問阿和舀了三個錢開水溫好，以防佩纒要吃。阿和忙了一回，因一件衣裳，客人明日要用，所以過了半夜，還去釘鈕釦。蘭生因無他人，便到樓下與王媽媽搭訕，問長問短。佩纒何處人，姘頭姓什麼，作什麼事業，佩纒在此房金多少，誰人開銷養他，一個月要用多少？王媽媽道：「佩纒姑娘，木瀆人。現在時髦呢！衣服金珠首飾不知多少，還在堂子裡放五分錢債。他本有夫家，因種田地的人不雅相，所以自己退了。現在的姘頭姓江，從前在凌阿珠那裡管局賬的，也會宣卷。因佩纒姑娘，也在凌家，所以姘上了。給阿珠知道，都辭歇了。遂備這所小房子，都是佩纒姑娘開銷的。這姓江的歡喜虹口裡的賭，現在遠來棧裡坐一個小館，帶管管賬，不過二三千錢，一個月零碎用也不夠。因為賭性不改，常常討氣，佩纒姑娘豈是讓人的？因為要他教書，講什麼，所以容他。饒這麼著把姓江的耳刮子還打暢。要是不打，打起來幾十記起票，這個死烏龜打起來捧著兩臉求饒，動也不動。前兩三天還打一場，佩纒姑娘說過了，這個月把小房子退去，要與他折姘頭了。今番這時候還不回來，大約又去賭錢去了。必要天明才得回來，我在此陪陪，他因為是鄉下老鄰舍，所以承他情，白住住不出房金。」正在講得熱鬧，只聽阿和叫道：「樓上叫人。」二人連忙走上去，只聽佩纒呻吟，喊口渴，又要吐。蘭生連忙把一個痰盂湊上去，攙他起身，果然又吐了三四口。一看卻不知如何，來到小房子裡，王媽媽已將半溫的茶送入口內湯了口。佩纒看見蘭生便道：「你如何到此？」蘭生且不答，命王媽媽倒了一杯醒酒湯，自己接了，送到佩纒嘴邊。喝了三口，覺得入味，又喝了一口，便臥倒了，笑道：「謝謝，你到底如何在此？」王媽媽代答道：「姑娘醉了，這位少爺送來的。姑娘一些不知，這位少爺，真好性氣，脫鞋子、脫衣服、退戒脂、退繩子、拔花、拔簪，把衣服折好，首飾放好，真是色色週到。連馬桶都想著叫我倒，醒酒湯、稀飯、茶都預備了。又怕姑娘醒來要什麼，他還不肯去。」佩纒聽了，心中自是感激，只說不出來。蘭生問要用稀飯不要，佩纒道：「不要，王媽媽你把醒酒湯再給我喝一口。」蘭生聽了，忙搶著自己去倒，取來給佩纒，又喝了半杯，覺得小腹方急，要想更衣，便叫王媽媽提馬桶來。蘭生方才說過口上通濕，此時佩纒欲思起牀，覺頭暈一陣，身弱不能自主。因命王媽媽把後面房裡一個小方木箱內的外國磁溺盆取來，王媽媽便點了一個小洋燈去取來。蘭生看了方在逡巡，佩纒笑道：「請到前窗口去。」蘭生也就避去了，佩纒在盆中解了手，王媽媽代為取下，送到樓下庭心。忽然阿和上來，問姑娘醒否。佩纒在內答應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多謝你記掛。」王媽媽道：「阿和倒也忙一回伏侍姑娘呢！」阿和笑道：「說什麼，這個是應該的。」

此時王媽媽又上樓來，佩纒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蘭生一看表上，已是一點三刻，遂將掛鐘盤准，便道：「有時候了，我要去了。」佩纒道：「且慢，我和你說句話。」蘭生便去聽著，佩纒卻又不說，停一回，道：「我有好多話，今天也不及說了，你明天或後天來看我，我有要緊話說。」蘭生答應道：「是了，你好好安睡罷，首飾都在抽屜子裡，衣服折在那裡，金錶也在首飾一起，稀飯都預備著，要吃叫王媽媽取罷。」又向阿和道：「費心，姑娘吐的痰盂，氣味很不好，你到庭心子裡去滌乾淨罷。」阿和聽了，巴不得做這件事，便提痰盂去了。蘭生安慰了幾句，也即下樓。阿和等蘭生去後，關上了門。佩纒略醒一醒，心中微餓，叫王媽媽拿半碗稀飯，我只要一條鹵黃瓜，在下面廚裡。王媽媽下樓來，阿和已把痰盂滌好了，王媽媽也不去看他，及取了小菜上樓，見阿和還不將痰盂取來，因推開前樓窗一看，只見月明之下，阿和正捧著佩纒的磁溺盆，喝佩纒的溺呢，王媽媽笑叫道：「阿和做什麼？無上無下，你要死了。」佩纒便問：「何事？」王媽媽笑得了不得，說阿和喝你的還魂酒。佩纒聽了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罵了一聲殺千刀，也不再問下去。阿和臊得了不得，一溜煙走到隔壁，關上腰門睡去了。王媽媽走到庭心，把磁盆一看，卻已罄盡，又氣又笑，乃將清水滌了一次，攜上樓來，佩纒已喝了一半碗稀飯，便自睡了。王媽媽也到樓下睡覺，忽然江先生來打門，王媽媽開了，江先生上去，兩人咕咕咯咯，良久，又聽佩纒罵人，又哭。姓江的以後也不作聲，王媽媽也不管他。原來這姓江的名子文，是一個半通童生，面目雖楚楚可觀，文理卻不精。佩纒結識他，一來為要識幾個字，二則面目尚好。豈知他的性情，極是鄙陋，真是下流。今晚卻並非去賭，因有一個拍西洋小照的朋友，也是在虹口相認識的，名印天然，子文曾總說起，要學拍照，故此去訪他。跟他在趙文仙王小寶處，打了兩處茶圍，方回到寓處。叫了兩客消夜吃了，一面請問照相之法，印天然道：「照相的法，一時豈能盡學大旨？一須器具，二須物料，三須方法。三角架、鏡箱、銀水筒、洗影盤、暗房等皆器具，金銀水、蛋白紙、乾濕片、玻璃片、顯影藥、定影藥皆物料，照相之法，頂上之光不可太多，多則必有黑影。在暗房裡去洗影，最非易事，近日新法，改用暗幃，以便攜帶。惟配合藥水，總須得法，多浸則嫌黑，少浸則嫌淡，總之須經歷得多，則各弊自能明白。你將來日日到我那裡看看便能領會了。」兩人談了許久，忽然又有印天然的朋友來，要又麻雀，江子文遂入了局。又了八圈，子文初卻贏了兩回碼子，後來一個朋友，連做三副，到拉四百副為滿。接著印天然也做一副清一色倒拉，子文的籌碼，輸剩一錢，幸虧也做一副中發白清四倍牌，贏了好多，結算輸了十一元幾角，自囊中不夠，欠了五元，方才完畢，回來已有三點多鐘。遂與佩纒淘了一場氣，吃佩纒罵了

幾句，他輸了錢，又受惡氣，便不自在，說道：「要折便折，也不歡喜你這女人。」次日清早便竊了佩纒一只常用的金鐲了，把佩纒氣了一日，又因宿酒未醒，更為難過。一日之間，但吃了一碗泡飯粥，決計與他折開。遂出門與姊妹商量，又去和小連珠說了，暫叫替工，把生意辭去。又到一個姊妹家談談，說有一個姓蘇的，要用一位識字侍兒，佩纒無意於此。卻說子文偷了一只金鐲，到恒德典當裡當了一百十三元出來，方要到印天然那裡去。忽聽有人在後邊叫他的名字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同賭的朋友，名叫瞿九如，因笑道：「你那裡來？」九如笑道：「我昨夜在寶和里王金珠家押牌九，拼著幾個生客吃，我看準了，押了兩記，倒贏了七十七元。他認道我是戶頭，豈知我從此不押了，他們心裡不服，約我今夜再到那裡做上風。我想上風倒也弗要緊，但是上風本錢須要多，我摸總身邊不滿二百元，恐怕他看穿，因此要尋一個朋友，叫他助我百元，一同入局，剛巧遇著你，你可有道路，就是和你一同做上風也好。你的貴相好，私房不少，從前和你借錢，一說便有，這回同我想法想法。」子文此時恰好當得一百十三元，況且最喜賭博，因心中活動，便道：「我和你到龍園吃碗茶，總好商量。」二人遂同到龍園，登樓泡了一碗洋連湯，堂倌送上水煙麵湯，九如洗手，子文吸煙，九如道：「你果然有意，晚間我和你同去，但是你那佩纒嫂嫂恐怕又要生氣了。」子文搖頭道：「說他做甚？姘頭總靠不住。」九如聽他言語有因，便問道：「你這話我不懂。」子文遂把前事說了一遍，九如便安慰幾句，便慫恿子文心喜，決計折姘頭，談妥了，遂和九如同去到王金珠家。一夕將腰錢盡罄，悔恨不迭，遂重復回來，佩纒已報了巡捕房，命包探緝訪，子文不敢出頭，只得逃回。佩纒背地裡吵罵一回，又想蘭生，夜間倦極，倒反睡去。夢到一隻船上飛風駛開，到大海之中，風波極惡。忽然海中湧出一個怪物欲來拿攫，正在驚駭。有一個少年手執寶劍，踏波逐浪而來，便高呼救命。那少年把怪物斬了，到船上說這個地方，本來要早早回頭。那邊有一個愛你的人在那裡，吾同你去。就將這船送到岸邊。佩纒上岸，只見高山峻嶺，萬木號風，並無人跡。有一女郎，坐在那裡哭，一看，卻像見過的。仔細又想不出來，因問姊姊何故在這裡哭？女郎道：「我同鶴仙來，豈知海中有一怪物攫人，鶴仙同他抵敵，他竟逃走了。鶴仙追去已久，半日還不回來，必被那怪物騙去吃了。」說罷又哭，佩纒方欲慰藉，忽山凹中跳出一隻白狼，二人大驚，匆逃。那狼急急追來，前邊深溝相阻，佩纒更慌，忽見蘭生持了火槍，從松林中出來，追這大狼。佩纒歡喜道：「好了，蘭生來救我了。」因高呼蘭生救命，蘭生笑嘻嘻的走來，攜著那女郎的手，說我同你去罷。佩纒與他無緣，讓他自去。遂同女郎說笑逕去，並不回顧。佩纒這回又驚又氣、又恨、又怨，大哭起來。忽聽人喊道：「大姐姐為什麼哭？」佩纒忽然醒來，卻是一夢，回說道：「是夢裡哭。」王媽媽道：「我怕你壓倒，所以叫你。」說著，王媽媽已起身舀了臉水，掃了地，泡了茶，佩纒也就起身梳洗，覺得還有一些酒意，又喝了些醒酒湯，忽蘭生來望了一回，也自回家。佩纒又到小連珠處取了表，受了幾句教訓，心中不願，遂辭了生意，自己去過活。以後如何，且將此書中兩個要緊人敘了出來，再作道理。